

# 解開「小三」魔咒

趙安安



F是一位極具魅力的女性，氣質容貌出眾，事業也做得風生水起。這樣一位兼具美麗與智慧的女性，卻告訴我她已經有七年時間沒有正常談戀愛了。因為在這七年中，她交往的對象都是有婦之夫，中間換了又換，無法進行一段可以走在陽光下的戀情。F告訴我，做「小三」的日子她並不快樂，相反地，她感到很痛苦。在漫漫長夜中一個人守着寂寞痴痴等待，在最需要擁抱與安慰的時刻，一次次地被匆匆拋下，看着心愛的男人去到其他女人身邊。七年的時光中，她的委屈無人能訴，她的真心無處交付。

她說，在七年前，她也曾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那是她一生中最愛的人。他們交往了三四年的時光，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然而，就在他憧憬着身披婚紗的幸福時刻時，一個女人闖入了她的生活，把一切的美好轟然打碎。那個女人面向她跪了下來，哭泣着說，她懷了F男友的孩子，未出生的孩子需要一個父親，求F把男友讓給她。那一刻，F感到自己徹底輸了，一方面是男友的背叛讓她的愛情無法再回到美好的從前，另一方面，那女人看起來非常可憐，F自己有優秀的學歷和事業，離開男友還有獨立生活的能力，但單憑這個女人一己之力可能很難養活孩子。最後，她心軟了，選擇了放手，雖然心痛，卻也無能為力。

就在F選擇離開後不久，那女人就和她的前男友結了婚，但一個偶然聽到的消息卻將她再次擊潰——那女人原來並沒有懷孕，而是用苦肉計騙了她！這對她而言不亞於晴天霹靂，但木已成舟，一切都已太晚。在這件事發生之後，F就像着了魔一般，開始不斷地和有婦之夫在一起，不斷地進行着曾經為自己所恥的不倫之戀。從對「小三」的深惡痛絕到親身演繹，F感到無比痛苦和委屈，但結束上一段感情後，下一段卻還是忍不住要找類似的人。她想不通自己為什麼會沉溺在「小三」的魔咒中無法自拔。

聽到這裏，似乎已經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在F的經歷中，她曾經正當當地戀愛，並沒有做錯什麼，最後卻成了悲慘的受害者，被人乘虛而入奪走所愛。而那個騙走她愛情的女人，反而組建家庭幸福地生活着，享有着原本屬於她的美好。這段傷心的往事在F的潛意識中形成了一個荒謬的信念——小三甚至可以比原配更幸福！在隱藏的信念驅使下，F的行為模式開始傾向於通過做「小三」獲得幸福與滿足，自己完全不自知，好像不受控制一樣，陷入了「小三」的魔咒。

在心理諮詢中心的「小三」女性來訪者，當我問及她們的童年生活與家庭狀況時，回答常有類似的過往經驗——父親出軌，自己和母親相依為命……這些女性目睹了父母婚姻的悲劇，無法擁有美滿家庭的天倫之樂，留在心底的缺憾本應讓她們更加努力地追求屬於自己的完整幸福，最終卻促使她們成為了奪走自己幸福的那一類人，這樣的結果，皆因潛意識作祟。

在她們的潛意識中，父親跟隨「小三」絕塵而去的畫面一遍遍地回放，那個破壞她們家家庭的第三者卻擁有了她們夢寐以求的幸福。於是，當她們開始戀愛，這樣的潛意識會指引她們從插足她人家庭的不倫之戀中找尋滿足和快樂，幻想着像曾經的「小三」一樣得到幸福。這樣的信念，造成了一段段錯位的感情。

你有能力改變過去，契機就在於真心的相信自己值得擁有幸福。你要真心地告訴自己，美好如你，在生命中一定會遇到一個欣賞你、愛護你的男人，收穫一份完完整整的、全心全意的愛，你絕對有這樣的能力和運氣。

當F開始珍視自己，相信自己值得擁有百分百的幸福後，「小三」的魔咒不過是袖子上的一顆塵埃，此後，她大步而光明地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

在一年之後，F小姐認識了她現在的丈夫，他們步入了婚姻殿堂，如今都有兩個兒子了，這便是F終於做回女主角的故事，和她臉上幸福的微笑一樣秘密。



今年清明前夕，我回鄉掃墓祭祖。

在我的家鄉，為了讓清明掃墓祭祖這一傳統發揚光大，還建立了一整套宗規族約。

這次回鄉掃墓，每到一處都讓我回想起小時候跟大人去掃墓的情景。每到一穴墓地，大人就會介紹墓的年代，葬的是那位祖輩、幾世，做過什麼，有什麼功名，子孫的分布。

其實大人的介紹都來自族譜的記載——宗譜族志中對每穴祖墓的方位、年代、先人都有詳細記表，不讓後人遺忘，有些祖墓已數百年保存完好。祖上的每座墓地都記載一段歷史，傳承一個故事。

# 祖訓永不過時

唐金源

有一穴祖墓的傳奇故事，讓我印象最深。在遠久的年代，從這裏選出的一位後人在朝廷殿試中了探花。當時，朝廷也有類似今日「政審」的環節，其中一項是查此君出生地的風水。朝廷派出的風水大師在其居住地並沒有查驗到能出狀元的風水墓地，最後，這位風水大師查家譜追根溯源，來到我們村裏，他在村口下馬，遠遠就看見附近一座小山包上有一穴墓地，紫氣瀲灩，山環水繞，前有良田溪水，後有靠山起伏，層層疊峰，氣勢宏大，右白虎竹林似筆，左青龍良田如書，前庭碗台碧水……這名風水大師頓時心中明瞭，村子也沒進就趕回京城，當面向皇帝稟報：這名探花的風水墓地已查證，他有祖有宗，風水正中。

這個傳說，不無迷信的成分，但內裏表達的卻是族人對先祖虔誠的懷念和自豪。這份質樸的感情，將大家緊緊地凝聚在一起。

我每次回鄉掃墓，都必定要去這穴祖墓前駐足沉思。這次回鄉掃墓祭祖，我按習俗帶上靈香，蠟燭，紙錢，鞭炮，帶上供品，再次來到這穴祖墓前，在墓前先鏟草除雜木，再祭拜。站在墓前，緬懷前人，銘記教誨，「讀耕禮善，自強孝忠」的祖訓又歷歷在目。

這次回鄉讓自己重溫祖訓，尋根問祖，感慨萬千。「孝忠」不僅是我的祖訓，其實也是千百年來炎黃子孫形成的共同價值觀。「孝」，我最簡單的理解是要有孝道，對父母對長輩要孝順，要感恩。「忠」，就是對家庭，對族，對單位，對國家要忠誠，有擔當。

我的祖訓永不過時，永遠激勵着我和我的後人。

# 赤熱炎炎火焰山

小可



新疆火焰山火燒般赤熱，早負盛名。時為九月杪，小可與團友在吐魯番市東，從故城高昌遺址，坐旅遊車

抵達這個中國最熱的地方，路途不遠，故城遺址北距火焰山南麓的木頭溝溝口只有約六點五公里。

遊火焰山，先要經過一條長廊，長廊燈光黯淡，兩邊牆壁上滿是浮雕，講述《西遊記》故事，盡頭處有賣紀念品的攤檔。長廊內不太熱，也先欣賞孫悟空三借芭蕉扇撲熄火焰山之火的浮塵。唐僧與徒兒孫悟空、豬八戒、沙僧，同心戮力，趕奔西天取經。「進前行處，漸覺熱氣蒸人」，這是《西遊記》第五十九回描述師徒四人，一路風塵，受阻於火焰山的苦況。孫悟空三借芭蕉扇，最終「執扇子，使盡筋力，望山頭連搥四十九扇，那山上大雨淙淙，果然是寶貝：有火處下雨，無火處天晴。」

現實中，火焰山之熱，到底是怎麼回事？它位處古絲綢之路北道，先秦時代的古籍《山海經》，已經稱之為「炎火之山」。小可到訪時，氣溫接近攝氏五十度，烈日暴曬下，熱浪翻滾，不戴太陽眼鏡、不撐陽傘，人走不了幾步，便渾身不自在。這個溫度只屬「小兒科」，火焰山寸草

不生，夏季盛暑，太陽直射之處，可以高達八十攝氏度，雞蛋藏在沙窩，沒多久便給烤熟。維吾爾語叫此山「克孜勒塔格」，意即「紅山」，年均雨水只有十六毫米，有時連終年不雨，地表呈現龜裂。

「吐魯番」三個字，維吾爾語意思是「最低地」，它夾在東天山博格達山脈和庫魯克塔格山脈之間，是「哈密陷落盆地」，處於歐亞大陸內陸腹地，遠離海洋，四處都是大範圍乾旱區。山地與盆地在短距離內高度差距超過五千六百米，天山流水侵蝕的風化物質，受到阻攔，難以進入過低的盆地中心。火焰山在盆地的中北部，盆地得不到物源補充，越來越低窪。又因山上沒有草木，戈壁大漠面積大，日照時間長，白天迅速增溫，盆地深陷，熱氣揮之不去，怎能不是「火洲」呢？

火焰山的熱，還有一種說法，乃源自地下煤層的自我燃燒。有學者考察過火焰山後，認為歷史上那裏曾經自燃，火勢且十分猛烈，地層中含有煤，煤層厚達十米，近地表較厚的一層已經自燃淨盡，仍可見殘留的紫紅色燃燒結疤。關於火焰山曾是一片火海，史書上也有記載，唐代邊塞詩人岑參，經過火焰山時，見到自然奇景，作詩《經火山》：「火山今始見，突兀蒲昌東。赤焰燒虜雲，炎氣蒸塞空。不知陰陽炭，何獨燃此中。我來嚴冬時，山下多炎風。人馬盡汗流，孰知造化功。」

當中提到的蒲昌，乃唐代縣名，即今新疆鄯善。

那邊遙遙看山景，這邊俯但見靈光一點——火焰山地下宮中心巨大的「金箍棒」溫度計。這根溫度計，像孫悟空所用武器金箍棒模樣。小說中，金箍棒不用時藏在悟空耳裏，有用時才拿出來吹一下變大，殺盡妖魔鬼怪。溫度計之下，有些易卦符號，《周易》是大道之源，飽含哲理，教人認識變易之中，卻在恆常之內，順乎自然，一切安然。悟空助唐僧取西經，乃與乾坤並久、日月同明的普度眾生的偉業，當中的人生哲理，感動世人。巨型溫度計於二〇〇四年八月十六日設立，直徑零點六五米，高十二米，可以實測一百攝氏度內的地表溫度和空氣溫度，誤差不超過正負零點五度。

遊火焰山，小可樂於認識它的熱，也對《西遊記》所涉人世間的忠奸善惡思慮再三。



▲「金箍棒」溫度計顯示火焰山氣溫接近攝氏五十度 小可攝



◀景區內孫悟空以芭蕉扇撲熄火焰山之火的浮塵 小可攝

# 以色列宗教建築

陳小卡



距金頂清真寺數百米處是阿克薩清真寺。

耶路撒冷之晨煦麗陽光，照在阿克薩清真寺上，清真寺圓頂映發聖輝穆照，耀映清藍無垠上天，導人神思向遠。阿拉伯語「阿克薩」，意為「極遠」，名稱源於先知穆罕默德由天使吉伯利陪同自麥加乘天馬到耶路撒冷登霄夜遊七重天，為先知所及最遠的行程，「他在一夜之間，使他的僕人，從禁寺行到遠寺」。這座伊斯蘭教第三大聖寺，地位僅次於麥加禁寺和麥迪那先知寺，由建造金頂清真寺的加里夫·阿布杜勒·馬里克及其兒子瓦利德一世於七〇五年建造。

伊斯蘭教聖寺西牆建基於猶太教聖殿舊垣之上，兩大宗教的聖地建築，如此緊密結合一起，猶如一體，似在隱喻

兩種宗教間的複雜關係，外在承接格局寓含內在轉折聯繫。兩種宗教的習俗與儀式儀軌有相近之處，猶太教《聖經》、基督教《舊約》、伊斯蘭教《古蘭經》裏有相似相近內容，伊斯蘭教從早於自己誕生的猶太教與基督教中吸取了豐富養分。千百年來，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勃興的中東，水資源漸缺，生態環境逐漸惡化，荒漠化加劇。當地部落、民族、國家、文明及文明最頂層的宗教，擠在漸窄的生存空間，互相碰撞擠壓中興亡聚散、融合重組，被擠壓解體成無數碎片，再整合重建新的文明及其宗教。在狹窄空間擠迫發展，彼此易於借鑒、參照、繼承、融合，又難免抵觸、相擠、碰撞、衝突。這種種曲折的宗教演變，固化成眼前的宗教建築暨對峙相向又交迭包容的奇觀，象徵這裏宗教文明的宿命，似乎也預示各宗教相傍共存才是這方聖地的最好前景。（下）



▲阿克薩清真寺是伊斯蘭教第三大聖寺 網絡圖片

# 在飄零中成長的人

巫昂



周潔茹出了新書，叫做《島上薔薇》，像是一本結結實實要回顧來時路的小說。我記得她上次來北京做另外一本書的活動，那是她真正沉寂十年之後的復出，也是我第一次見她。

周潔茹剛剛開始寫小說的那些年，文壇或者說媒體使勁推所謂的美女作家，把寫字的人都推噁心了，紛紛放棄寫小說，各選各的路走。我記得當年她也常常被列到那個名單裏頭去，報紙上看她的照片，是張愛玲筆下的女主角，五官清晰，眉毛高挑入鬢角，而今的她戴上眼鏡，竟是一個特別語無倫次的小說家，一場活動，有百分之九十九的話，是我跟阿丁替她說的，她像那種久別中國，無所適從的精神上的海歸，每句話都不知道該怎麼才說得到點子上。

活動罷，我們大家一起去胡起胡起當時的新周書房開坐，全是十幾年前就認識或彼此知道的朋友，她是那種見了人她自己不放鬆，但是過一會兒，你就可以開始拿她大開玩笑的人，那一個晚上我都在逗她玩兒。直到

她開始講自己不小心訂了一間可怕的酒店，頭天晚上就被嚇得七零八碎，總之，她繪聲繪色地講述，也把我們都嚇壞了，到底是寫小說的，講起故事充滿了關鍵性細節和難以複述的細節。

也沒想到，那個晚上，竟是我最後一次去新周書房，不久，胡起胡起離開《新周刊》，這個高懸在北京CBD的書房，也就沒了，我把這兩件事疊加起來，像是周潔茹講掉了這個空中之巢，所有的磚瓦門窗，都化作破碎的羽毛、骨骼和血肉，從高空墜落與飄散。

我讀這本書，自然是在看她這些年在各種城市居住的歷史，一本成長小說，評論家會說，我不知道一個人的成長該如何評論才算合宜適當，經歷過的人生，費了心費了時間去交往的人，住過的房子，吃過的一頓頓飯，打掃過的地，和狠了心別過的家，周潔茹鉅細無遺地講那些日常生活，講一個又一個人，講自己的敏感、緊張和沒着沒落。從少女時代的四個鐵桿少女組合絲絲、小可、蝴蝶和她自己，到美國的維維安、梅妮、秀芬和翡翠，香港的露比和楊美麗。這些過路的人啊，她們幾乎都是她們，她們出現過，

逗留過，跟「我」談過一些話，鬧過一些情緒，又消失不見了，她們像是被時間夾住了手腳的蹩腳昆蟲，一些無奈又可憐的人們。

四處還從意味着，你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人，跟她們發生表面緊密，其實疏離的關係，而後你走了，或者她們走了，這一切隨風而散，與下一個人的交集，也將是短促和無常的，沒有什麼永久，也無所謂從今往後。就是這樣，這樣好嗎？讀這樣一本小說讓人從心裏透涼涼涼來，這麼眼花繚亂的過手人過眼錄，每一個都像煙花爆竹，春節過完，就沒有了。

當然，小說技法狂人或者會挑刺兒，說這本書，沒有起伏蜿蜒的情節，沒有高潮和低潮，沒有推動情節的動機，到底該如何去解？

我倒是覺得世上的小說，並無一定之規，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寫法，甚至，只要她能帶着你往前走，無論去迷宮，還是陡峭懸崖，那都是她的本事，都是她的任性，你不要跟着去，也是你的決定，你的願意。誰拿着小說金律去要求誰，都是可笑極了的。我樂見周潔茹寫回小說，也期待她將我們引得五迷三道，樂不思蜀。